

欧亚地区的发展缺失： 基于国家、资本与社会关系的分析*

薛福岐

【内容提要】 发展缺失是欧亚地区国家独立以来最显著的特点，因而也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本文采用国家、资本与社会关系作为分析框架，试图观察这三个变量在欧亚地区国家实际发展中可能的组合方式及其后果。本文的基本结论是，在欧亚地区，国家、资本与社会关系大致可以分为四种类型且均导向发展缺失；其共同之处是国家、资本与社会关系的失衡，这种不利于发展的失衡是导致发展缺失的根本原因。预计未来一个时期，欧亚地区国家有可能维持这种低效率的制度模式。

【关键词】 欧亚地区 俄罗斯 发展缺失 国家与社会

【作者简介】 薛福岐，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

一 问题的提出

本文所列论的欧亚地区国家^①，指的是原苏联地区除波罗的海三国之外的 12 个国家^②。1991 年苏联解体后，这些国家获得独立并在较短时间内建立起新的政

* 本文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战略研究室创新工程项目“2020 年前欧亚地区战略态势”的中期成果。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系硕士研究生聂保诚对本文有所贡献。

① 俄罗斯学者利亚波夫认为，虽然各国之间存在各种各样的差别，但后苏联空间依然是一个政治—地理共同体，主要证据是这些国家的政治制度的相似性或者可比性，而不论各自政治体制的差别如何。换言之，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看，中亚国家的政治体制与俄罗斯、白俄罗斯等东欧国家有相当之多的共同处。因此，本文将欧亚地区作为一个整体加以检视。参见：Andrei Riabov, “The Post – Soviet States. A Shortage of Development in a Context of Political and Economic Diversity”, *Russian Political and Law*, vol. 52, No. 2, March – April 2014, p. 32.

② 12 个国家即：俄罗斯、白俄罗斯、乌克兰、摩尔多瓦、亚美尼亚、阿塞拜疆、格鲁吉亚、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考虑到俄罗斯的政治影响力和经济体量，本文的论述围绕俄罗斯展开，兼顾其他国家。

治、经济和社会制度框架，包括宪法、多党制、选举制度、市场经济制度等。值得说明的是，欧亚地区有两个显著特点：

(1) 有一个全球性大国俄罗斯以及若干个地区性大国和若干个小国。俄罗斯在本地区的政治、经济、社会、人文等影响力虽然在下降，但依然无与伦比。此外，本地区国家共有的沙皇俄国和苏联时期的历史给后续发展打上了难以磨灭的印记。与此同时，该地区部分国家的去苏联化也是一个显著的进程。

(2) 欧亚地区国家自 1991 年获得独立以来的 25 年多时间里，在各个领域取得长足进步，物资供应短缺成为过去。但从社会经济发展和民众福祉改善角度看，发展缺失、发展缺位和发展赤字是欧亚地区国家的共同特点。

一般而言，经济发展包含着经济增长，但不仅仅是经济增长，还包括结构和制度方面的内容。除了经济增长之外，经济发展还包括经济结构的合理化、经济效率的提高、分配的公平、就业率的提高、福利的增加和贫困的消除等等。换言之，经济的发展涉及政治、社会和文化等各个方面^①。因此，“发展缺失”可以理解为特定国家在较长历史时期中不能有效改善经济结构及人民福祉。

欧亚地区国家的发展缺失有许多显而易见的证据。这些国家独立以来较长时期的低速增长、经济结构失衡、严重的贫富两极分化等现象都指向发展缺失。以俄罗斯为例，学者们^②的看法是，过去 25 年俄罗斯发生了一系列积极变化：不再与世隔绝，打破了原来的计划经济和对外贸易垄断体制，彻底解决了商品和服务短缺问题，解放了人的思想；建立起市场经济的基本制度，如商业银行、商品和证券市场、外汇交易所等。最主要的是形成了企业家阶层。总体而言，俄罗斯民众已经完全适应市场经济。关键问题是，过去 25 年来俄罗斯年均经济增长速度仅为 1%，远未达到世界平均增长水平；年均通货膨胀率则达到 54%；投资总额不仅没有增长，反而在不断降低，比苏联后期下降 10%~15%；生产和出口结构也没有发生根本改变，目前 80% 的对外贸易依然是燃料和原材料，因而卢布汇率波动很大；劳动的去知识化、社会领域的退步触目惊心，科学、教育、文化和医疗卫生领域经历商业化。最为严重的问题是社会贫富两极分化程度甚至高于

^① 杨龙：《发展政治学》，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8 页。

^② 2017 年 11 月初，俄罗斯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召开主题为“1991~2016 年俄罗斯经济市场化转轨总结。下一步怎么办？”的学术研讨会。本文引述的观点来自这个研讨会。参见：<http://www.ras.ru/news/shownews.aspx?id=20dd5b1f-fe3a-456f-8024-519592234c63>

美国。

波波夫认为，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经历了一次转型性衰退，国内生产总值直到2012年才恢复到1989年的水平^①。收入不平等越来越严重——基尼系数从1986年的0.26上升到2000年的0.4、2007年的0.42。等分系数（人口中10%最富有者的收入与10%最贫穷者的收入之比）从1991年的8上升到2000年的12，再到2007年的17。死亡率从1990年的10‰上升到1993年的16‰，直到2011年稳定在14‰~16‰之间。

以上是俄罗斯1991~2016年的情况，那么未来的发展前景又将如何？

普京总统在2018年度国情咨文^②中表示，俄罗斯人均GDP到2025年将增加50%（按购买力平价计算）。而经合组织（OECD）近期发布的世界经济长期预测显示^③，如果缺乏必要的改革，未来12年俄罗斯人均GDP（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将仅增长0.7%，主要限制性因素是劳动生产率（2018~2030年期间将增长0.5%）和人口（劳动人口和就业持续下降）。因此，从长期趋势看，俄罗斯将是人均GDP不升反降的唯一一个OECD国家。

综上，自1991年以来，俄罗斯的发展缺失是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与此同时，发展缺失在欧亚地区国家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利亚波夫认为，欧亚地区新独立国家二十多年的历史尚未提供一个威权主义现代化取得成功的例子^④。

在社会科学研究当中，问题意识至关重要。如何在纷繁复杂的政治经济现象中找到恰当的问题，依赖于我们的观察。与此同时，要对观察到的政治经济结果进行解释，则需要一个适当的分析框架。欧亚地区国家的发展缺失是一个确切的、观察到的事实。如何理解这个事实，如何找到一个合适的分析框架，这是本文要解决的问题。

① [俄] 弗拉基米尔·波波夫：《荣衰互鉴：中国、俄罗斯与西方的经济史》，孙梁译，格致出版社2018年版，第143~146页。

② Путин В. В. Послание Президента Федеральному Собранию. <http://kremlin.ru/events/president/news/56957>

③ Россия еще больше отстанет от США по уровню жизни. Эксперты ОЭСР предсказали будущее основных мировых экономик. <https://www.vedomosti.ru/economics/articles/2018/03/07/752952-rossiya-otstanet-ssha>

④ Andrei Riabov, “The Post-Soviet States. A Shortage of Development in a Context of Political and Economic Diversity”, p. 41.

表 1 1990~2001 年欧亚地区国家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①

俄罗斯	-3.5%
乌克兰	-7.4%
白俄罗斯	-0.6%
亚美尼亚	-1.3%
格鲁吉亚	-5.5%
阿塞拜疆	-1.3%
哈萨克斯坦	-1.9%
乌兹别克斯坦	-1.5%
吉尔吉斯斯坦	-3.9%
塔吉克斯坦	-9.9%
土库曼斯坦	-6.1%

资料来源：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03 年人类发展报告》。

二 国家、资本与社会关系^②：一个新的分析框架

事实上，发展缺失是世界上许多发展中国家存在的具有一定共性的现象。欧亚地区国家并非特例。学术界在这方面做出了巨大的努力，试图找到能够解释这种现象的答案。政治是用于解释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缺失时的常用视角。在理论界和舆论场中，一种比较常见的观点是民主制度能够促进国家发展，原因在于民主制度具有实现个人自由、促进要素自由流动、约束政府掠夺行为等积极作用^③。但是实证研究证明这种逻辑过于简单。普沃斯基运用统计分析方法证明，民主在富裕国家更容易生存下去，而不是民主促进经济增长^④。巴罗观察了 1960~1990 年 100 个国家的经济增长情况以及民主程度，发现二者并非简单的线

① 转引自朱天飏：《比较政治经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251 页。

② 杨光斌提出，国家是由结构性要素构成的，其中不但有我们常说的国家权力和社会权利，还有既有研究所忽视或刻意规避的资本权力。参见杨光斌：《比较政治学：理论与方法》，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6 年版，序言第 2 页。本文采用的国家、资本与社会关系分析框架，无疑受到杨光斌的启发，也是使用这个分析框架探讨欧亚地区国家发展缺失的一个尝试。

③ Amartya Sen, Democracy as a Universal Value, *Journal of Democracy*, Oct. 3, 1999.

④ Przeworski A., Alvarez M. E., Cheibub J. A., et al. *Democracy and Development: political institutions and well-being in the world, 1950-1990*,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性关系^①。单从欧亚地区的实际情况看，民主带来发展的论断显然是站不住脚的，通常被视为民主国家的乌克兰和吉尔吉斯斯坦，并没有表现出超过本地区同类国家的发展绩效。另一种从政治视角对经济增长的解释来自制度学派。他们通过对经济史的考察，认为制度特别是产权制度对经济发展起着决定性作用，发展中国家的问题就在于没有形成有效的产权制度^②。不过，由于国家往往是产权制度的垄断供给者，因此，制度学派最终还是将问题归结于国家的政治制度。他们认为，只有基于民主制的“包容性经济制度”才能确保国家对产权的保护，抑制政治精英的掠夺行为，进而保证经济发展^③。从经济的角度对发展缺失现象进行解释，则是另一种理论进路。这种视角在某种程度上将发展的缺失与经济增长的迟滞等同起来，并从经济理论的角度给出解释。其中比较具有代表性的观点主要有要素说、技术说、结构说等。要素说认为，造成欧亚地区国家经济发展乏力的原因在于资本积累不足，具体而言就是投资不足，金融体系也不完善^④。技术说则认为，欧亚地区国家发展的症结在于先进技术供给不足，创新经济发展乏力，从而严重制约了地区国家的经济增长^⑤。结构说关注到欧亚地区国家特殊的经济结构，认为起源于苏联时期、并在苏联解体后进一步发展的畸形经济结构是本地区国家发展乏力的罪魁祸首^⑥。

欧亚地区国家发展缺失是一个显著结果，导致这个结果的可能不是或者完全不可能是单个原因。单纯的政治因素（譬如缺乏民主、缺乏必要的制度）、经济因素（经济结构不合理、投资不足、先进技术供给不足）等，都难以解释这些国家在长达 25 年多的时间里发展缺失这一事实。与此同时，发展本身就是一个

① [美] 罗伯特·J. 巴罗：《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版。

② [美] 道格拉斯·诺思：《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格致出版社 2014 年版；[美] 道格拉斯·诺思、罗伯特·托马斯：《西方世界的兴起》，华夏出版社 2009 年版；张宇燕：《经济发展与制度选择》，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7 年版；张宇燕、高程：《美洲金银与西方世界的兴起》，中信出版社 2004 年版。

③ [美] 德隆·阿西莫格鲁、詹姆斯·A. 罗宾逊：《国家为什么会失败》，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5 年版；[美] 曼瑟·奥尔森：《权力与繁荣》，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2005 年版。

④ 徐坡岭：《俄罗斯经济是否患有“荷兰病”》，载《欧亚经济》2014 年第 2 期；陈宇：《俄罗斯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辽宁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5；徐坡岭、肖影、刘来会：《乌克兰危机以来俄罗斯经济危机的性质及展望》，载《俄罗斯研究》2015 年第 1 期。

⑤ 戚文海：《制度变迁、技术创新、结构调整与经济增长——以体制变迁中的俄罗斯为例》，载《国外社会科学》2010 年第 1 期；郭晓琼：《俄罗斯经济增长动力与未来发展道路》，载《俄罗斯研究》2014 年第 4 期，等。

⑥ 陆南泉：《从经济结构分析俄罗斯经济发展前景》，载《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学报》2017 年第 5 期；方婷婷：《俄罗斯经济的现实困境与经济结构转型》，载《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7 年第 4 期；《俄罗斯经济是否患有“荷兰病”》，载《欧亚经济》2014 年第 2 期。

十分复杂的过程，导致发展或不发展的原因往往也是复杂的。鉴此，本文引入一个包含三个变量的新分析框架，即国家、资本与社会关系，试图将观察到的政治经济结果（发展缺失、发展缺位和发展赤字）与政治或经济的因素结合起来^①加以分析。

（一）廓清概念

为了解发展缺失的原因，我们引进了国家、资本与社会关系这个分析框架。在进入正题之前，有必要厘清几个基本的概念。

第一，增长还是发展？

增长是经济学和比较政治经济学等学科最为常用的一个范畴，一般采用国内生产总值（GDP）来衡量。当然，学界对GDP作为测量标准有许多诟病，但它依然是在进行国家经济发展测度和国别比较时一个值得参考的重要指标。本文采用的基本范畴是发展而不是增长。所谓发展，指的是一个国家在较长时期范围内发生的经济结构改善和社会福利改善。这是因为，纯粹的GDP增长可能带来生产的增加，不一定产生积极的分配效应，不一定带来民众福祉的改善，而民众福祉的改善则在很大程度上是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后果之一。

第二，国家还是政府？

国家是指由全职官员组成和管理的一系列机构，对一定固定领土上的民众行使统治并垄断这个领土范围内的暴力工具，与其相对的是其统治的民众所在的社会。在个人层次，国家是政治家和官僚等个体组成的政府统治集团。研究后工业化和第三世界发展的学者广泛认为，国家在推动经济发展时扮演着重要角色^②。此外，国家是比政府更宽广的范畴，只有持续性的行政、立法、官僚和强制系统，才会不仅要尝试构造某个政体中的公民社会与公共权力的关系，还会力图构造公民社会内部的诸多重大关系纽带^③。因此，本文选取国家而不是政府作为一个重要自变量，将其放在国家、资本与社会关系中进行考察。

第三，资本还是市场？

本文选取资本而不是市场作为第二个重要的自变量，主要出于以下考虑：（1）市场本身是建构出来的公共品，一般意义上的自由市场既不自由也不是免

^① [澳] 维斯、霍布森：《国家与经济发展：一个比较及历史的分析》，黄兆辉等译，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9年版，前言第2页。

^② 同上，第3页。

^③ [美] 埃文斯：《找回国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8页。

费的，而是非常昂贵的公共品，只有具有行为能力的国家才能创造出高效运转的市场^①。(2) 市场基础设施一经建立，关键问题就是其运行效率。(3) 更重要的是，市场不是也不可能是具有政治能动性的主体。市场不可能“俘获”国家，能够“俘获”国家的必定是特定利益集团、资本力量与/或社会力量。

杨光斌认为，在现代国家，近代以前的国家与社会的二元关系事实上变成了“国家—资本—社会”三元关系。资本权力事实上已成为国家建设中的一个重要变量或者说一种结构权力^②。

第四，社会主要指的是人们的社会权利以及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利而组织起来与国家、资本抗衡的采取集体行动的能力。社会权利包含多个维度，如分配正义、环境保护、劳工权利等等。社会稳定多数的福利应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国家与/或资本对社会权利的压制往往导致社会和经济缺乏活力甚至社会冲突。与此同时，社会权利的过度扩张往往有可能滑向民粹主义，导致民粹主义对发展议程的“俘获”，最终也会导致治理的低效率甚至成为“失败国家”。

国家、资本与社会各自具有完全不同的行为逻辑。国家的行为逻辑是政治和安全，资本是逐利的，而社会则关注分配正义、环境等涉及稳定多数福利等。国家所代表的国家利益与资本和社会的利益并不总是完全契合的或者往往是不相契合甚至是矛盾的或者冲突的，呈现为复杂的互动关系。而国家、资本与社会之间关系呈现为互补、协调乃至正和（positive-sum）博弈关系，则是一个国家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本文所要考察的问题就是，在欧亚地区，国家、资本与社会之间的关系^③如何制约或者促进了经济社会的发展。

（二）国家、资本与社会关系：逻辑上可能的类型

关于国家、资本和社会这三个重要的自变量及其关系，我们首先提出一系列假定。

第一，从促进还是迟滞社会经济发展的角度，国家、资本和社会均有强弱之分。

① 文一：《伟大的中国工业革命：“发展经济学”一般原理批判》，清华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23页。

② 杨光斌：《比较政治学：理论与方法》，第21页。

③ 国内学术界从国家、资本与社会关系角度研究欧亚国家的文献较为少见。一篇较有意思的论文是姬德强：《从“模式”到“实践”：国家、资本与社会关系中的中国有线电视数字化转换》，载《新闻大学》2015年第1期。该文的内容与欧亚地区无关，但是完整地提出了“国家、资本与社会关系”这一概念。

第二，从社会经济发展的角度，国家的职能包括秩序供给和制度供给。制度供给就是提供和保障一个高效的市场制度环境。国家也是产权制度的垄断供给者。

米格代尔认为，国家能力包括渗入社会、调节社会关系、提取资源，以及以特定方式配置或运用资源的四大能力。强国家是能够完成这些任务的国家，而弱国家则处在能力光谱的低端^①。维斯和霍布森则认为，“强”国家是国家经济发展和工业改革的关键^②。这个中心论点同样适用于发达国家以及新的发展中国家。因此，我们认为，从制度能力角度国家有强弱之分。这里的强弱指的是国家、资本与社会之间的权力关系。所谓“强”国家，不仅是较强的汲取能力，更重要的是较高的自主性，即既不被资本也不被社会所“俘获”，能够从社会总体利益出发制定和执行有利于社会多数福利改善的政策。

第三，资本从诞生那一天起就从未离开过国家的作用，它并不是独立运动的，而是带着它的民族属性，在一定制度框架下运行的。在资本主义发展的过程中，国家与资本不但从来没有分离过，而且还紧密结合在一起^③。“强”的资本是有竞争力的经济活动的必要条件，但同时也可能以垄断和腐败、甚至绑架公权力等方式对经济发展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如果资本“弱”，也就是缺乏必要的活动空间，这同样也可能导致经济发展的迟缓和停滞。

表 2 国家、资本与社会三者之间关系的类型（+表示“强”；-表示弱）

	国家	资本	社会
1	+	+	+
2	+	+	-
3	+	-	-
4	+	-	+
5	-	+	+
6	-	-	+
7	-	+	-
8	-	-	-

① [美] 米格代尔：《强社会与弱国家：第三世界的国家社会关系及国家能力》，张长东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5 页。

② [澳] 维斯、霍布森：《国家与经济发展：一个比较及历史的分析》，第 1~2 页。

③ 钢花：《“国家与资本”关系的政治经济学分析》，经济管理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2 页。

第四，社会权利的保障涉及经济活力与社会活力。社会稳定多数的福利的改善是经济长期持续发展的结果之一。中国学者白平则认为，强社会是一个自主性强、组织化程度高、社会自我服务能力强、具有创新活力、对国家政治生活参与程度高且影响大，富裕、和谐、民主的法治社会^①。如果社会的活力受到国家与/或资本的压制，社会自组织缺乏必要的空间，政治参与和监督缺乏必要的渠道和制度保障，这同样会对长期经济发展造成消极影响。而以某种形式出现的社会力量，无论政党还是部族，如果强大到足以左右国家的议程，这就是民粹主义对经济发展的干扰。

如表2所示，在设定有“强、弱”两个参数的情况下，国家、资本与社会关系在逻辑上呈现为八种可能的组合。

在第一种情况下，国家、资本与社会都强而有力，意味着国家有命令贯彻能力，足以抵御来自资本和社会的压力，具有较高的自主性；资本的“强”体现为有竞争力的经济；社会的“强”则体现为积极的政治参与和对国家、资本活动的监督。国家、资本与社会各自严守自己活动的边界，能够保持良性互动，三者关系表现为正和博弈，经济社会总体发展呈现为可持续。第八种情况的特点是国家孱弱，资本缺乏，社会缺乏自组织能力，大体上可以归结为“失败国家”。因此，第一种和第八种情况不在本文考察的范围之内。

我们需要分析的是另外六种情形，也就是第二（强国家、强资本、弱社会）、第三（强国家、弱资本、弱社会）、第四（强国家、弱资本、强社会）、第五（弱国家、强资本、强社会）、第六（弱国家、弱资本、强社会）和第七（弱国家、强资本、弱社会），欧亚地区哪些国家属于哪一种以及为什么。

值得特别说明的是，上述八种类型只是逻辑上的推演，是一种理论建构。在任何国家的发展过程中，实际上存在着许多“灰色地带”。

（三）欧亚地区：国家、资本与社会关系的类型及其解释

1. 国家、资本与社会的建构及其性质

苏联时期，国家侵占了社会的全部活动空间，社会“寄居于”国家之内^②；国家实行指令计划经济，意味着生产资料的生产和再生产过程完全由计划调配，价格仅仅是一个统计单位，因而资本完全没有存在的必要。换言之，既不存在在市

^① 白平则：《强社会与强国家：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的重构》，知识产权出版社2013年版，第6页。

^② 范思凯：《俄罗斯市场化民主化转型中国家与市场、社会关系研究》，辽宁大学博士论文，2016年。

场^①，也没有资本的容身之地。

欧亚国家建国之初，国家、资本与社会构建的时序性有几个显著的特点。第一，从某种意义上来看，除俄罗斯之外，欧亚地区多数国家的独立可谓“从天而降”，独立并非民族解放运动的结果。第二，欧亚地区一些国家在苏联、甚至沙皇俄国之前的民族历史上并未有过国家建构，或者其国家建构是久远历史记忆的一部分，往往与神话和传说密不可分，因而无法为新的独立国家建设提供足够的历史、政治、意识形态等方面的资源。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欧亚地区国家在独立建国之初并非“一张白纸”，而是拥有一个现成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基础设施。这指的是原来的苏联共产党及其加盟共和国党的机构及其组织、人事与经验等资源；原有的苏维埃制度；军队、警察、邮局、银行、交通通讯基础设施、工厂、学校、医院、监狱等等。这些基础设施如此完备，使得欧亚国家在苏联解体之后很快就能建立起基本的制度框架（宪法、竞争性选举、多党制，市场经济等），并迅速通过私有化消化了苏联遗留下来的工业基础。

拉伯加热夫在思考俄罗斯市场化改革的后果时写道^②，20 世纪 90 年代所形成的体制往往被界定为“野蛮的”、“官僚的”、“腐败的”、“买办”和“裙带”资本主义，其原因则在于产权形成的俄罗斯特色，即主要是内部人、官僚控制下的国有资产的私有化。2000 年以来，俄罗斯的社会经济模式发生一系列重大变化，其中最主要的是国家大幅度扩大了对经济的干预，国家在油气公司资本中的份额大幅度增加，一些公司事实上被国有化，建立了一批国有公司，企业界在国家经济决策过程中的角色大大弱化。因而，2000 年以来俄罗斯形成的是国家—官僚资本主义，官僚控制私人资本。其主要特点是，权力与资本、官僚与生意密不可分。俄罗斯的大资产者除了金融经济资产之外，还掌握着更为重要的东西，那就是国家，而俄罗斯资本主义的主角，不是企业家，而是官员。与西方国家相比，俄罗斯的经济体制不能被称为资本主义，而是准资本主义。因此，俄罗斯国家面临的任務就是建立经济秩序，即建立规则、制度，最终形成一个社会导向的市场经济。

欧亚国家利用了苏联时期的基础设施，迅速构建起新的独立国家，同时着手构建市场经济的制度框架。国家的构建与资本形成事实上是相辅相成的。私有化

① 苏联时期十分活跃的“黑市”无论如何都不应当被看作是现代经济意义上的市场。

② Работяжев Н. В. Почему в России не получился капитализм? http://www.ng.ru/ideas/2017-12-14/5_7136_epitalism.html?

是资本构建的基础，而寡头是欧亚地区国家快速形成私人资本的一个代名词。与此同时，社会权利受到抑制。以俄罗斯为例，国家建设时序是先有国家基础性权力和资本权力，但公民的经济权利和社会权利未能得到保障。比美国更甚的社会贫富分化就是最为显著的证据。而这一特点在欧亚地区国家具有普遍性。

俄罗斯被归类为寡头资本主义或者裙带资本主义。这种所谓的“后苏联资本主义”体制的根本性的特点是，权力和资本相互贯通，并且高度集中在少数精英手里。这是一个单一的“权力—资产”制度安排。而“权力”和“资产”的掌管者就是国家官僚。因此，对这些国家而言，政治发展和民主的最主要难点是，资源高度集中在极少数精英手里，新人极难进入政治市场^①。

对欧亚地区国家而言，资本的来源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它与国家、社会之间关系的性质。苏联解体之后，部分欧亚国家如俄罗斯等在较短时间内完成了国有资产的私有化，私人资本得以形成，但往往被称之为“寡头”。这样的资本权力已经有了公共权力性质甚至能绑架公权力。所谓寡头，就是官商一体，权力与资产结为一体。在这种情况下，所谓的产权是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产权，随时都有可能被剥夺。

苏联解体之后，欧亚地区国家的社会发生了切实的繁缚化。苏联时期较为同质的社会不复存在。分化的基础当然始于但不限于经济。对俄罗斯而言，无政府主义、自由主义、东正教等原来被压制的意识形态获得活动的空间。对于中亚国家而言，民族意识的高涨、伊斯兰的复苏，都是重要的变化。与外界交流的扩大，拓宽了人们的视野。因此，社会的分化是多面向的而不是单向的。

社会发生繁缚化，意味着政治体制对社会进行整合的难度加大。而要实现有效整合，就必须有一个有吸引力的意识形态。否则，要么是国家对社会自组织实行压制，社会缺乏活力；要么是国家被民粹“俘获”，无法实施任何有效的发展战略，从而陷入停滞。这两种情况都意味着低效率的增长。但欧亚国家的现实是，制度性腐败和高层官僚与大企业之间相互贯通（interpenetration），公众无法影响政治决策过程^②。换言之，社会稳定多数的福利是被排除在外的。这也是这些国家内部国家、资本与社会之间关系持续紧张的根本原因。

2. 国家、资本与社会关系的类型

通过以上对欧亚地区独立以来国家、资本与社会构建过程的分析，我们可以

^① Andrei Riabov, “The Post – Soviet States. A Shortage of Development in a Context of Political and Economic Diversity”, p. 36

^② Ibid. p. 35.

大致将这些国家各自内部所形成的国家、资本与社会关系分为四类。

第一类，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强国家、强资本、弱社会。

第二类，乌克兰：弱国家、强资本、弱社会。

第三类，白俄罗斯、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强国家、弱资本、弱社会。

第四类，吉尔吉斯斯坦：弱国家、弱资本、强社会。

表 3 欧亚地区国家、资本与社会关系的类型（+：强；-：弱）

国家	资本	社会	解释
+	+	-	国家和资本一起压制社会，社会缺乏活力，腐败横行，社会贫富分化严重，社会矛盾十分尖锐。这种发展模式具有不可持续性。
+	-	-	国家控制一切，资本和社会缺乏相应的活动空间。社会经济活动缺乏活力。
-	-	+	国家和资本均缺位，社会力量缺乏制约。
-	+	-	国家孱弱，无力提供必要的制度供给；资本十分活跃，私人大资本甚至拥有私人武装；社会活力受到压制。

正如前文所说，欧亚地区国家的发展缺失是一个显著的事实。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到，欧亚地区国家发展缺失是具有共性的现象，但导致发展缺失的原因却各不相同。套用托尔斯泰的一句话说就是，发达国家是相似的，但发展缺位的国家各有各的原因。

结 论

1991 年以来，欧亚地区国家经历了波澜壮阔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变革。这种大规模的变革在人类历史上书写了重要一页。这个进程充满了矛盾、冲突且远未结束。本文采用国家、资本与社会关系的分析框架，以发展为主轴，对欧亚地区国家 1991 年以来发展缺失问题进行了一番考察，在此基础上总结出欧亚各国内部国家、资本与社会关系的四种类型。

耶格尔认为，一国的制度框架是决定其长远经济表现的最重要的因素^①。一国的制度结构是开启一国财富潜力的钥匙。从静态的角度看，制度决定了交易成

^① [美] 耶格尔：《制度、转型与经济发展》，陈宇峰等译，华夏出版社 2010 年版，前言第 1 页，第 12 页。

本和组织获取专业化和劳动分工收益的能力。从动态角度看，制度决定了激励结构。组织正是在激励结构下经营和决定是否采取措施去改进技术。一个国家之所以能够保持增长，是因为该国的制度鼓励推动着增长。

俄罗斯学者对独立 25 年来发展缺失的解释是^①，在市场经济建设过程中，国家应该是真正的积极的主体，而不能满足于充当维护游戏规则的仲裁者。因为，在实践中既有市场失灵，同时也有国家失灵。若要将国家失灵的情况降到最低限度，需要努力提高国家投资的效益，改变货币信贷政策，通过干预外汇市场和外汇管制降低卢布汇率的波动。财政支出应该向医疗卫生、文化、科技、教育等领域倾斜。应努力使中小企业在经济中的比重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60% ~ 70%。此外，还应改善国家治理，解决垄断问题，改革政治体制以扩大竞争，加强社会对政府的监督。

欧亚地区国家二十多年来的历史尚未提供一个威权主义现代化取得成功的例子。这些国家面临的两大挑战是，第一，如何产生发展的主体。第二，如何找到合适的政治实践，不是将改革的内容化约为如何在财政开支和私有化以及维持正常的经济和社会生活之间保持平衡，而是创建发展的内在机制^②。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些国家的发展仍处在探索之中，仍处在一个漫长路途的中间地带，许多制度的发育可能尚处在某种“中间状态”，未来的走向和结果是一个开放式的问题^③。欧亚地区国家的发展缺失是共性，但导致这种结果的原因却各不相同。这从另外一个侧面证实，发展是复杂的。与此同时，四分之一世纪的时间太短，不足以使欧亚地区国家的发展模式定型。与此同时，经济发展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在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历史条件下，经济发展过程中所呈现出的国家、资本与社会关系是极其复杂的互动。国家、资本与社会关系的要义是以法治为中心，努力使国家、资本与社会关系呈现为持续的正和博弈，才是一个国家经济长期持续发展的关键。

(责任编辑 张昊琦)

① Руслан Гринберг, В стране установился семейно – клановый капитализм. <http://www.gas.ru/news/shownews.aspx?id=20dd5b1f-fe3a-456f-8024-519592234e63>

② Andrei Riabov, “The Post – Soviet States. A Shortage of Development in a Context of Political and Economic Diversity”, p. 41 – 42.

③ 本文避免使用“民主”“威权”等解释框架，因为对欧亚地区国家未来发展可能的结果持开放态度，不认为这种发展“一定”会导向特定的制度模式。